

博物館與部落

從繆斯殿堂到山林田野

文／圖·鄭雅雯

的小米合作種植計畫便增加從傳統燒壟開始，企圖更加完整呈現過去傳統的小米文化。經由連續2年的合作實踐經驗中，部落文化工作者也開始思考未來在原民會所推動的第三學期原住民學校課程中，納入小米的傳統實作課程。

三、博物館館員的角色與認知：在推展社區參與博物館詮釋工作中，博物館館員的角色與認知是十分重要的，十幾年來周邊兩個社區部落(南王部落與下賓朗部落)與卑南文化公園原本互動不多，甚至有些不滿，然而透過不斷的互動、溝通再到認同，至今有了極大的改變，這其中館員對部落傳統文化的認同是重要的，其次態度與傾聽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2011年開始卑南文化公園結合部落的參與在傳統文化脈絡中詮釋出小米與卑南族人生活的密切關係，讓在博物館裡小米的栽種展示不只是小米這種作物或植物本身，更呈現出卑南族人長久以來與小米互動後所產生的文化意涵。另外在這小米種植與收成的過程中，除了館方感謝部落耆老們把園區內的小米田當作是自己部落內的事來看待，部落耆老們也對於能再次實踐傳統的收割入倉過程而感動，部落陳光榮長老感性的說：「**感謝博物館對傳統文化的重視，讓我們族人能藉這個地方做傳統文化的傳承。**」博物館與南王部落也透過小米更加拉近了彼此的距離，經由小米的種植與文化祭儀活動的辦理，見證博物館與部落文化結合的歷程，讓博物館不再只是冰冷的物質文化的展示，而有部落夥伴的共同參與詮釋。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遺址公園管理中心研究助理)

參考文獻

- 陳佳利，2009。社區互動與文化參與新取徑：探萊斯特郡開放博物館的理念與實務，博物館學季刊，23(2):21-40。
- 張譽騰，2004。生態博物館：一個文化運動的興起。臺北：五官藝術管理有限公司。
- 劉婉珍，2010。博物館學習資源的需要與展望，博物館學季刊，24(4):19-35。2011。博物館觀眾研究。臺北：三民書局。
- Brady, M. J., 2009. A dialogic response to the problematized pas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In Susan Sleeper-Smith (Ed.), *Contesting knowledge: Museum and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pp.133-155. Lincoln, NE: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Gurian, E. H., 2002. Choosing Among the Options: An Opinion about Museum Definition. *Curator*, 45(2):75-88.
- Shannon, J., 2009.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ve voice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 In Susan Sleeper-Smith (Ed.), *Contesting knowledge: Museum and indigenous perspectives*, pp.156-191. Lincoln, NE: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博物館的發展

博物館起源於公元前3世紀亞歷山卓的繆斯(Musaeum)，收藏亞歷山大大帝在各地征戰所得的珍品寶庫，以至文藝復興時期王公貴族喜好稀奇玩稀的炫富展現，都是一般人民所無法靠近的高牆殿閣。一直到17、18世紀啟蒙時代，才出現公立博物館的設置，如大英博物館、巴黎羅浮宮，並逐步向各階層人民開放。及至19、20世紀，美國積極投入博物館的發展建設，促使博物館成為知識建構、研究創新與民眾教育機構，並肩負非營利之公眾服務的社會功能。

臺灣博物館的發展

臺灣早已於歐洲帝國殖民時期，便接觸諸多外來文化與影響。而博物館設置則始於日據時期，因應當時對殖民地之資源調查以獲取經濟利益，所打造的國威展示櫥窗，其中以「臺灣總督府博物館」為典型殖民博物館代表。其後則以「故宮博物院」為博物館領域龍頭，直至1980年代「自然科學博物館」以更現代的軟硬體設施開啟博物館新頁；其後因應社會經濟起飛，1990年後公私立博物館數量快速蓬勃成長，以回應社區/地方認同之社會需求；2000年後「文化產業化」及「地方文化館」的文化政策推動，更促進博物館多元型態的民間參與及貼近生活化之目標。2002年「挑戰2008：國家重點發展計畫」中提出「地方文化館計畫」，希望延續社區營造成果的累積，進一步地深化、擴散；在2012年該計畫將結束之際，值得我們停下來思索、檢討，以更清晰下一階段的努力方向。

國立臺灣文學館的使命與挑戰

位居於古都臺南的國立臺灣文學館，在20世紀末籌設當時，據聞多個地方政府提出各項優惠條件，最後由臺南市中心的日治時期「臺南州廳」勝出，因此在其規劃發展上，有著多重歷史及文化意義；諸如均衡臺灣南、北文化資源發展，立基臺灣發展起源的古都意義，加上臺灣文學系所發軔於真理大學、成功大學之研究資源，在在形塑從「殖民宰制」建築象徵轉化為「本土主體」意識堡壘的深層期許。

因此，「博物館」、「國家級」、「臺灣文學」成為館員們在工作推展上三個核心的思考焦點；在過往充斥「政治載具」或「高貴聖殿」的博物館印象，我們如何加以突破，使大眾得以親近而達成各項博物館使命？作為一個在南方的博物館，如何盡力符合「國家級」的質感水準與定期期待，不僅止於地緣性的耕耘？另外關於所謂「臺灣文學」的主體性建構與詮釋，面對原住民文學的定位處理，顯然成為關鍵的對應縮影。



「布農族作家霍斯陸曼·伐伐紀念巡迴特展」在高雄桃源鄉開幕參觀情形

大館與部落的合作實踐

行政院原民會自民國2007年也開始推動「地方原住民族文化/物館活化計畫」，致力提升所轄的28個原住民文物館的功能；自2008年以巡迴展方式啟動部分館舍，陸續在2009年更結合四個大型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國立臺灣文學館），共同擴大巡迴展的規模，更以成立「原住民族博物館聯誼會」來促進更緊密的聯繫與資源分享。儘管仍同樣面對「經費」與「專業人才」的問題，但確實在「大館帶小館」的合作交流下，逐步有了顯著的改進與動能提升；如能持續性落實連結與長期合作，該專業資源網絡應是一個重要而務實的實踐途徑。

國立臺灣文學館與部落相遇

臺灣文學館第一次展開與部落的合作，始於布農族作家霍斯陸曼·伐伐，作品《玉山魂》獲頒2007年臺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惜其突發性心肌梗塞驟逝。致使該獎項的推廣計畫裡，原訂獲獎作家必須於隔年度巡迴各地演講介紹得獎作品，因此醞釀出舉辦「伐伐紀念巡迴特展」來彌補推廣缺憾的想法；同時，促發臺文館思考如何著力於原住民文學的深耕開拓，守護這個深具臺灣文學獨特基因的重要性，開展文學札根部落的行動。

2008年規劃「寫作，是為了尋找回家的路」伐伐特展時，感念於作者一生強烈的族群使命感與核心關懷，筆者特別期望能在布農族人生活的主要地區辦理巡迴展覽，經徵求各地方文



「布農族作家霍斯陸曼·伐伐紀念巡迴特展」在臺東海端鄉開幕演出

化館的檔期意願，前後去了伐伐任教多年的高雄縣「桃源鄉原住民文物館」、成長的故鄉臺東海端鄉「布農族文物館」，之外也受邀前往臺東市東海國中、桃園縣原住民文化會館展出。在合作部落的選擇上，因為展示「主題內涵」與「文學札根」目標，族群（布農族聚落）是一個優先考量。

乍聽「文學」或許跟部落生活感覺「有些十分」遙遠，我們希望透過族人曾經熟悉的「人」與「題材」，來促使他們想要認識這個作家「同胞」以及他用力書寫生命的作品與故事，自然而然走進「生活即文學」的新認識與體驗。因此一方面推動族人閱讀深具主體性文學文本外，也十分期待啟發、培育族人們的創作潛能，繼續茁壯原住民文學的新進程。這是臺灣文學館首次進入部落的努力與嘗試，期待能夠在互為主體的經驗中，在原鄉沃土耕耘出更多不朽的經典。

專業資源分享與催化文化主體

另外，每個「文物館」在部落角色與功能的發展程度，也影響著博物館投入的成果效益。我們清楚截至目前階段，各地方文化館在人力、組織、定位的結構侷限尚待突破；因此，在合作過程中，格外著力於「誘發」在地的參與及規劃意見，培育其「主體意識」的練習與重構。除了提供「全套式」的展示設置，我們會徵詢在地館員思考有無其館藏展品或元素合宜增加、融入展示腳本，增添所屬的風格與創意發展。

更重要的，我們配合巡迴展，特別框列「推廣教育」經費補助，希望由在地館員提供需求、想法，與部落「共同規劃」講座、活動內容；當然，這也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而我們從

羽毛的榮耀與哀愁

文／圖·楊宗璋

一開始就應該知道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如果參與、反應情況不佳，只能繼續虛心檢討、改進，或許我們未擺脫「我們所以為的」，並不是部落「想要的」、「需要的」等等。

誠如胡筑珺（2009）碩士論文指出，在類似的大館與小館的合作中，雙方承辦人扮演著極關鍵的角色；大館能否在釋出優勢的專業知識之下，仍能清晰地尊重、增能地方館舍的主體性與價值思維，方才是永續經營的良好合作模式。筆者認為，博物館館員在推動與部落合作的關係中，必須敏銳的意識其間「資源權力關係」，避免全然「主導指示」在地館舍的展務推動；博物館本身相對充沛的國家資源與專業投入，在資源分享的理念下，協力部落文化推展，如無法以催化部落萌發主體思維與動力為念，將反加速消弭、毀壞在地的特殊性與文化基質。

山林田野的知識寶庫

近十多年來，雖然傳播媒體大量出現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圖騰化表彰樣貌，卻鮮能深刻探見其各族群心靈內涵的潛藏容顏；慶幸原住民文學作品中，除卻各種喧囂刺激，而能靜默卻有力、平淡卻尊嚴地，刻畫出一個民族的真實處境與精神價值。或藉由博物館展示啟發，或藉由部落文物館的推廣教育，我們盼望年輕世代的原住民在傳統文化樣態式微的環境下，或能受作家前輩們辛苦學習用「外文漢字」記載、開築的「獵徑」所吸引觸動，更自信餘裕地傳續祖先的生命智慧與原初生命力。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文學館公共服務組助理研究員、中華民國博物館學會專業人才培訓委員會主委。）

參考書目

行政院文化建設文化委員會，2003，《國立臺灣文學館開館營運計畫》，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文化委員會。

行政院，2003，《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2002—2007）》，臺北：行政院。

行政院文化建設文化委員會，2007，《磐石計畫—地方文化館第二期計畫（97年至102年）》，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文化委員會。

胡筑珺，2009，《公立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合作模式建立之觀察與評估—以國立臺灣文學館與楊逵文學紀念館為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雅雯，2011，《臺灣文學網絡營造—與地方文化館的行動觀察》，《館藏·複製·行動》，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飛翔空中的鳥類自古以來一直是人類仰慕的對象，不論是形態威武的猛禽類，或是色彩艷麗的各種鳥類，鳥類的羽毛一直是許多人彰顯身分與地位的象徵。世界各民族佩戴羽毛的情形比比皆是，較具代表性的案例如北美印地安酋長的長串鷹羽頭飾、夏威夷國王的黃紅相間羽毛披肩、南太平洋女郎的天堂鳥尾羽頭飾等。

臺灣各原住民族中，佩戴羽毛較具代表的例子，包括了鄒族人皮帽上的帝雉尾羽、阿美族人頭冠佩戴藍腹鵝白色的中央尾羽（目前多佩戴環頸雉尾羽，並垂掛白色細布條），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則是排灣族、魯凱族頭目配戴的熊鷹飛羽。

熊鷹（*Spizaetus nipalensis*）是臺灣留鳥中最雄壯的鷹，頭後有角狀冠羽，又名「赫氏角鷹」（『赫氏』是指命名者Hodgson），史溫侯先生1862年曾於淡水得到一隻熊鷹；當時漢人告訴他，此鳥在丘陵並不算罕見，會獵捕野兔，偶爾亦會獵捕小鹿。熊鷹足部密被羽毛亦為其重要特徵，飛行時翼寬尾大，背部及雙翼暗褐色，腹部至尾下覆羽淡褐色，有許多白色橫紋，以森林中的小型哺乳動物如赤腹松鼠、大赤鼯鼠和白面鼯鼠、大型鳥類及爬蟲類為主要食物，覓食的方法主要為林中定點埋伏，或從空中撲殺。熊鷹常佇立於視野良好的枝頭上尋找獵物，待發現目標即悄然接近至距離100公尺處，然後再急速撲擊，在地面獵食，若距離太遠會選擇隱藏，再繞道撲殺獵物，也會撞擊樹洞將飛鼠嚇出後捕食。僅分佈於中低海拔廣闊的原始森林中，大多時候停棲在森林中，滯空時間不長。生性隱密，對人類活動極敏感，因此在臺灣低海拔山地皆遭開發殆盡的情況下，僅於較深邃原始的山區偶爾可見。目前尚存臺灣的族群數量約500隻以下，全世界少於10000隻。農委會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

由於熊鷹飛羽上有長串三角型的斑紋，與百步蛇身的三角形圖案相似，在遵奉百步蛇為祖靈或祖先守護神的排灣及魯凱族人眼中，因此被賦予了相當多樣的神話及傳說，如魯凱族奧威尼卡露斯盎所著的「雲豹的傳人」一書，有段敘述：「魯凱族人長期相傳，百步蛇年長到一定時間，牠會慢慢進化到愈來愈短，然後長出羽毛，最後長成會飛行的禽類，因此熊鷹羽毛上的八個三角形斑點，原來是百步蛇所形成的斑點，所以熊鷹一直是貴族（頭目）和英雄的象徵。」江海先生所著的「漂泊兩千年」（羅發尼耀家史）也有一段敘述：「傳說中，熊鷹也是頭目變的，那是遠古時，有一戶頭目家的長子，父母已喪亡，族人卻惡待他，不給他食物，小男孩相當悲傷，有一天獨自跑到山上哭泣，不知不覺中竟然長出翅膀變成一隻熊鷹，並且以酷似小孩子的哭聲在高空中喊叫，族人根據牠羽毛上的花紋，認出是頭目家的男孩。老人家便說：『頭目家的孩子在向我們哭訴！』從此，頭目的羽冠就以鷹羽象徵，黑白相間的節愈多、插的數量愈多，便是身份地位愈高的象徵。」